

时光如白驹过隙，转眼间，离开厦门大学已逾三十九载。每当夜深人静，或是偶然瞥见一张泛黄的老照片时，心底总会泛起一阵熟悉的潮汐——那是来自五老峰下的海风，夹杂着凤凰花热烈的红，吹开了记忆的闸门。

作为历史系的一名学子，外界常以为我们的日子只是故纸堆里的枯坐与钻研，实际上我这4年的厦大岁月鲜活而丰盈。这段时光宛如一把灵动的钥匙，不仅开启了贯通古今的门扉，更在厦大校园内外的广阔天地中，奏响了轻盈欢快的青春乐章。

我的厦大青春记忆

□徐尧根

厦门大学八三历史系历史学专业部分学生在芙蓉湖前合影。

●湖畔读书

上世纪80年代的厦门大学，芙蓉湖畔是一幅流动的水墨画，也是无数学子心中最柔软的学习记忆。那时的芙蓉湖尚未如今日这般游人如织，它静谧、清澈，倒映着红瓦白墙的嘉庚建筑，宛如一颗镶嵌在校园腹地的碧绿宝石。

环绕湖畔的教育楼群，构成了那个年代独特的求知场所。博学楼巍然矗立，其左侧紧邻湖水；成义楼则庄重典雅，与博学楼遥相呼应……这些教学楼依水而建，形成了围绕山水配境的独特格局。

读书，是那段时光最厚重的底色。记得那时的芙蓉湖畔，群贤楼前，凤凰花开得红艳似火，仿佛在燃烧着我们对知识的渴望。每当晨曦初露，薄雾还未完全散去，博学楼前的石阶上便已坐满了晨读的学生。

博学楼教室里的木质桌椅被岁月打磨得光亮，阳光透过高大的窗户洒进来，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书卷气。

教授们引经据典，从秦汉风云讲到明清兴衰，那些原本冰冷的年代和人名，在他们的讲述下变得有血有肉。

毗邻芙蓉湖的厦大图书馆，是学子们精神的栖息地。在这里，我们与千百年前的智者对话，从司马迁的忍辱负重到梁启超的变法图强，从古希腊的哲学思辨到近代中国的救亡图存……那种在史料的海洋中泛舟，探寻历史的真相、思考文明的脉络而沉浸其中的快乐，纯粹而深沉。

记得一个深秋的午后，海风带着些许凉意，穿过高大的拱窗，我在芙蓉湖畔附近的囊萤楼研读《史记·项羽本纪》，对于鸿门宴中项伯为何要夜访张良并泄露军机，教科书上的解释多是义气或政治投机，但我总觉得缺了点什么。

同学方强见我眉头紧锁，便问起缘由。得知我的困惑后，他拿出一本《秦汉社会结构研究》，解释着说，项伯与张良的私交，不仅仅是个人情谊，更是两个家族之间长期互信的体现。

我们各执己见，争论得面红耳赤，谁也不愿停下。直到黄昏降临，我才突然意识到，历史不再是冰冷的文字，而是由一个个鲜活的人、复杂的情感、特定的时代，共同编织而成。

●山上野炊

青春也是一部历史，不仅仅是书本上的文字，更有脚下的路和身边的风。4年的大学生活丰富多彩，充满欢声笑语。

五老峰，这座耸立在厦大背后的名山，以其五老凌霄的雄姿，见证了我们无数次的足迹与欢笑。

记得是初春的一个午后，蔡杰、建良和我，几个同学相约再登五老峰。这次不同以往，我们背上行囊，里面装满锅碗瓢盆和新鲜食材，想在山上来场野炊。

山路蜿蜒崎岖，石阶在岁月的打磨下显得有些斑驳。登山的过程并不轻松，汗水湿透衣背。蔡杰体型微胖，爬到半路便气喘吁吁。建良见状，主动接过他肩上的背包。大家互相鼓励，谈笑风生间，疲惫似乎消散不少。

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跋涉，我

们登上顶峰。俯瞰脚下，厦门港尽收眼底，碧波万顷；厦门大学红瓦绿树，掩映在苍翠之中；而南普陀寺的黄墙，在阳光下熠熠生辉。

我们在山顶找到一块平地，生火野炊。蔡杰掌勺炒菜，建良生火添柴，我则忙着切菜备料。由于山风较大，火候难以控制，蔡杰烧的菜有些焦糊，我煮的米饭也略显夹生。建良尝了一口咸淡不均的菜肴，夸张地皱起眉头，随即大笑着说：“这才是山野原味，在学校食堂里吃不到。”

虽然饭菜不怎么可口，但在山风拂面、美景相伴的舒心时刻，所有的食物都变得格外美味。大家围坐在一起，边吃边喝边聊着未来的梦想。那一刻，友谊在山巅升华，青春在笑声中定格。

●环岛骑行

环岛骑行，是青春记忆里最浪漫的一抹亮色。那时的自行车不仅是代步工具，更是我们周游世界的伙伴。记得一个阳光明媚的初秋午后，我和张毅、阿福，还有吴红、小霞5位同学租来单车，开启了一场环岛骑行旅程。

海风迎面扑来，带着特有的咸湿气息，瞬间吹乱了吴红、小霞两位女生的发丝，也吹走了我们学业的压力与成长的烦恼。左边是郁郁葱葱的植被，秋意盎然。右边则是浩瀚无垠的大海，金色的沙滩在阳光下闪烁着细碎

的光芒。我们时而加速冲刺，车轮飞转间感受速度与激情的碰撞；时而放慢车速，任由目光在蓝天碧海间流连。

行至胡里山炮台，我们纷纷捏闸停车。这座古老的军事遗迹静卧在海角，斑驳的石墙诉说着百年的沧桑。我们缓缓走入景区，仰望那尊被誉为炮王的克虏伯大炮。它虽已沉默，却仍透着威严。张毅指着炮身讲述着历史典故，吴红和小霞则在一旁聆听，偶尔拿出相机记录下游览瞬间。

告别历史的厚重，车轮再次转动。经过曾厝垵时，我们稍作休息，顺便弄些农家小吃补充一下体力。当时的曾厝垵，只是一个小渔村，没有现在的美食街区。但可尝到姜母鸭或五香卷等闽南小吃。

我们围坐在路边的小桌旁，边吃边聊。姜母鸭的鲜香甘辛、沙茶面的浓郁汤头、土笋冻的弹滑口感，每口都是地道的农家风味。

夕阳西下，我们的影子被余晖拉得很长。回程的路上，大家虽然疲惫，但满足感爆棚。车轮滚滚，既丈量着鹭岛的美丽，也记录着我们年轻的活力。至今想起，仍觉温暖如初。

●海里游泳

夏天来临时，大海成了我们这些学子最好的游乐场。每当放学铃声响，我们便迫不及待地换上泳裤，奔向厦门大学白城沙滩。

白城沙滩上人声鼎沸，五彩斑斓的遮阳伞像蘑菇般点缀在金色的沙地上。我和班长、大伟、谢辉等几个同学，顾不上脚下的沙子烫脚，一路狂奔至海边。

大伟是个急性子，刚下水就迫不及待地扎进浪头。他像一只矫健的海燕，在波峰浪谷间穿梭。每一次被海浪打翻，都会传来他爽朗的笑声。

“来啊！谁怕谁！”谢辉抹了一把脸上的海水，高兴地向我们招手。

班长则相对沉稳，他喜欢带着泳圈漂浮在水面上，闭着眼睛感受海水的托举力。他说只有在这个时候，才能听清自己的心跳声。

我则悠闲自得，时而搏击海浪展臂畅游，时而浮出水面仰望天空。那时的天空蓝得透明，云朵低垂，仿佛触手可及。

海水清凉，冲刷着一天的疲惫。我们在大海中嬉戏打闹，忘却了考试的排名、父母的唠叨以及对未来的一丝丝迷茫。

忽然，一个浪头打来，我没站稳，呛了一口海水，咳嗽起来。谢辉和大伟连忙游了过来，一边拍着我的背，一边调侃我早鸭子本色。虽然嘴上不饶人，但他们眼神中的关切丝毫掩饰不住。

夕阳西下，是白城沙滩最温柔的时刻。余晖将海面染成一片金黄，波光粼粼，宛如铺满了碎金。我们并排躺在还带着余温的沙滩上，看着太阳一点点沉入海平面。海风拂过，带来咸湿的气息，吹干了身上的水珠，也吹散了心中的尘埃。

“你们说，以后我们会去哪里？”大伟忽然问道，声音轻得像怕惊扰了这片宁静。

谢辉沉默了一会儿，指着远方海天相接的地方说：“不管去哪里，只要心里有这片海，就不怕迷路。”

我望着那轮红日，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感动。那一刻，时间仿佛静止，世俗的纷扰被隔绝在外，只留下我们和这片广阔的大海……

回首往昔，我庆幸在最美的年纪遇见最美的厦大。芙蓉湖的倒影，嘉庚楼的巍峨，上弦场的月光，像一颗颗珍珠，串联起我们4年的大学时光。无论岁月如何流转，那份温暖与快乐始终在心间流淌。

岁月不老，厦大永恒。



厦门大学八三历史系历史学专业部分同学在上弦场合影。